資治通鑑/卷22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二十七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二十八 唐紀四十四

► 卷二百二十九

起昭陽大淵獻正月，盡十月，不滿一年。

資治通鑑 第228卷

卷第二百二十八

【唐紀四十四】　起昭陽大淵獻正月，盡十月，不滿一年。

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三建中四年（癸亥，公元七八三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丁亥，隴右節度使張鎰與吐蕃尚結贊盟於清水。

庚寅，李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，執別駕李元平。元平，本湖南判官，薄有才藝，性疏傲，敢大言，好論兵。中書侍郎關播奇之，薦於上，以為將相之器，以汝州距許州最近，擢元平為汝州別駕，知州事。元平至州，即募工徒治城。希烈陰使壯士往應募執役，入數百人，元平不之覺。希烈遣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下，應募者應之於內，縛元平馳去。元平為人眇小，無須，見希烈恐懼，便液污地。希烈罵之曰：「盲宰相以汝當我，何相輕也！」以判官周晃為汝州刺史，又遣別將董待名等四出抄掠，取尉氏，圍鄭州，官軍數為所敗。邏騎西至彭婆，東都士民震駭，竄匿山谷。留守鄭叔則入保西苑。

上問計於盧杞，對曰：「希烈年少驍將，恃功驕慢，將佐莫敢諫止。誠得儒雅重臣，奉宣聖澤，為陳逆順禍福，希烈必革心悔過，可不勞軍旅而服。顏真卿三朝舊臣，忠直剛決，名重海內，人所信服，真其人也！」上以為然。甲午，命真卿詣許州宣慰希烈。詔下，舉朝失色。

真卿乘驛至東都，鄭叔則曰：「往必不免，宜少留，須後命。」真卿曰：「君命也，將焉避之！」遂行。李勉表言：「失一元老，為國家羞，請留之。」又使人邀真卿於道，不及。真卿與其子書，但敕以「奉家廟，撫諸孤」而已。至許州，欲宣詔旨，希烈使其養子千餘人環繞慢罵，拔刃擬之，為將剸啖之勢。真卿足不移，色不變。希烈遽以身蔽之，麾眾令退，館真卿而禮之。希烈欲遣真卿還，會李元平在座，真卿責之，元平慚而起，以密啟白希烈。希烈意遂變，留真卿不遣。

朱滔、王武俊、田悅、李納各遣使詣希烈，上表稱臣，勸進。使者拜舞於希烈前，說希烈曰：「朝廷誅滅功臣，失信天下。都統英武自天，功烈蓋世，已為朝廷所猜忌，將有韓、白之禍，願亟稱尊號，使四海臣民知有所歸。」希烈召顏真卿示之曰：「今四王遣使見推，不謀而同，太師觀此事勢，豈吾獨為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！」真卿曰：「此乃四凶，何謂四王！相公不自保功業，為唐忠臣，乃與亂臣賊子相從，求與之同覆滅邪！」希烈不悅，扶真卿出。他日，又與四使同宴，四使曰：「久聞太師重望，今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，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。」真卿叱之曰：「何謂宰相！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？乃吾兄也。吾年八十，知守節而死耳，豈受汝曹誘脅乎！」四使不敢復言。希烈乃使甲士十人守真卿於館舍，掘坎於庭，雲欲坑之。真卿怡然，見希烈曰：「死生已定，何必多端！亟以一劍相與，豈不快公心事邪！」希烈乃謝之。

戊戌，以左龍武大將軍哥舒曜為東都、汝州節度使，將鳳翔、邠寧、涇原、奉天、好畤行營兵萬餘人討希烈，又詔諸道共討之。曜行至郟城，遇希烈前鋒將陳利貞，擊破之。希烈勢小沮。曜，翰之子也。

希烈使其將封有麟據鄧州，南路遂絕，貢獻、商旅皆不通。壬寅，詔治上津山路，置郵驛。

二月，戊申朔，命鴻臚卿崔漢衡送區頗贊還吐蕃。

丙寅，以河陽三城、懷、衛州為河陽軍。

丁卯，哥舒曜克汝州，擒周晃。

三月，戊寅，江西節度使曹王皋敗李希烈將韓霜露於黃梅，斬之。辛卯，拔黃州。時希烈兵柵蔡山，險不可攻。皋聲言西取蘄州，引舟師溯江而上，希烈之將引兵循江隨戰。去蔡山三百餘里，皋乃復放舟順流而下，急攻蔡山，拔之。希烈兵還救之，不及而敗。皋遂進拔蘄州，表伊慎為蘄州刺史，王鍔為江州刺史。

淮寧都虞侯周曾、鎮遏兵馬使王玢、押牙姚憺、韋清密輸款於李勉。李希烈遣曾與十將康秀琳將兵三萬攻哥舒曜，至襄城，曾等密謀還軍襲希烈，奉顏真卿為節度使，使玢、憺、清為內應。希烈知之，遣別將李克誠將騾軍三千人襲曾等，殺之，並殺玢、憺及其黨。甲午，詔贈曾等官。始。韋清與曾等約，事洩不相引，故獨得免。清恐終及禍，說希烈請詣朱滔乞師，希烈遣之，行至襄邑，逃奔劉洽。希烈聞周曾等有變，閉壁數日。其黨寇尉氏、鄭州者聞之，亦遁歸。希烈乃上表歸咎於周曾等，引兵還蔡州，外示悔過從順，實待朱滔等之援也。置顏真卿於龍興寺。丁酉，荊南節度使張伯儀與淮寧兵戰於安州，官軍大敗，伯儀僅以身免，亡其所持節。希烈使人以其節及俘戫示顏真卿。真卿號慟投地，絕而復甦，自是不復與人言。

夏，四月，上以神策軍使白志貞為京城召募使，募禁兵以討李希烈。志貞請諸嘗為節度、觀察、都團練使者，不問存沒，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，授以五品官。貧者甚苦之，人心始搖。

上命宰相、尚書與吐蕃區頰贊盟於豐邑裡，區頰贊以清水之盟，疆場未定，不果盟。己未，命崔漢衡入吐蕃，決於贊普。

庚申，加永平、宣武、河陽都統李勉淮西招討使，東都、汝州節度使哥舒曜為之副，以荊南節度使張伯儀為淮西應援招討使，山南東道節度使賈耽、江西節度使曹王皋為之副。上督哥舒曜進兵，曜至潁橋，遇大雨，還保襄城。李希烈遣其將李光輝攻襄城，曜擊卻之。

五月，乙酉，潁王□薨。

乙未，以宣武節度使劉洽兼淄青招討使。

李晟謀取涿、莫二州，以絕幽、魏往來之路，與張孝忠之子升雲圍朱滔所署易州刺史鄭景濟於清苑，累月不下。滔以其司武尚書馬寔為留守，將步騎萬餘守魏營，自將步騎萬五千救清苑。李晟軍大敗，退保易州。滔還軍瀛州，張升雲奔滿城。會晟病甚，引軍還保定州。

王武俊以滔既破李晟，留屯瀛州，未還魏橋，遣其給事中宋端趣之。端見滔，言頗不遜，滔怒，使謂武俊曰：「滔以熱疾，暫未南還，大王二兄遽有云云。滔以救魏博之故，叛君棄兄，如脫屣耳。二兄必相疑，惟二兄所為！」端還報，武俊自辨於馬寔，寔以狀白滔，言：「趙王知宋端無禮於大王，深加責讓，實無他志。」武俊亦遣承令官鄭和隨寔使者見滔，謝之。滔乃悅，相待如初。然武俊以是益恨滔矣。

六月，李抱真使參謀賈林詣武俊壁詐降。武俊見之。林曰：「林來奉詔，非降也。」武俊色動，問其故，林曰：「天子知大夫宿著誠效，及登壇之日，撫膺顧左右曰：『我本徇忠義，天子不察。』諸將亦嘗共表大夫之志。天子語使者曰：『朕前事誠誤，悔之無及。朋友失意，尚可謝，況朕為四海之主乎。』」武俊曰：「僕胡人也，為將尚知愛百姓，況天子，豈專以殺人為事乎！今山東連兵，暴骨如莽，就使克捷，與誰守之！僕不憚歸國，但已與諸鎮結盟。胡人性直，不欲使曲在己。天子誠能下詔赦諸鎮之罪，僕當首唱從化。諸鎮有不從者，請奉辭伐之。如此，則上不負天子，下不負同列，不過五旬，河朔定矣。」使林還報抱真，陰相約結。

庚戌，初行稅間架、除陌錢法。時河東、澤潞、河陽、朔方四軍屯魏縣，神策、永平、宣武、淮南、浙西、荊南、江泗、沔鄂、湖南、黔中、劍南、嶺南諸軍環淮寧之境。舊制，諸道軍出境，則仰給度支。上優恤士卒，每出境，加給酒肉，本道糧仍給其家。一人兼三人之給，故將士利之。各出軍才逾境而止，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，常賦不能供。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：所謂稅間架者，每屋兩架為間，上屋稅錢二千，中稅千，下稅五百，吏執筆握算，入人室廬計其數。或有宅屋多而無它資者，出錢動數百緡。敢匿一間，杖六十，賞告者錢五十緡。所謂除陌錢者，公私給與及賣買，每緡官留五十錢，給它物及相貿易者，約錢為率。敢隱錢百，杖六十，罰錢二千，賞告者錢十緡，其賞錢皆出坐事之家。於是愁怨之聲，盈於遠近。

丁卯，徙郴王逾為丹王，鄜王遘為簡王。

庚午，答蕃判官監察御史於□與吐蕃使者論剌沒藏至自青海，言疆場已定，請遣區頰贊歸國。秋，七月，甲申，以禮部尚書李揆為入蕃會盟使。壬辰，詔諸將相與區頰贊盟於城西。李揆有才望，盧杞惡之，故使之入吐蕃。揆言於上曰：「臣不憚遠行，恐死於道路，不能達詔命！」上為之惻然，謂杞曰：「揆無乃太老！」對曰：「使遠夷，非諳練朝廷故事者不可。且揆行，則自今年少於揆者，不敢辭遠使矣。」

八月，丁未，李希烈將兵三萬圍哥舒曜於襄城，詔李勉及神策將劉德信將兵救之。乙卯，希烈將曹季昌以隨州降，尋復為其將康叔夜所殺。

初，上在東宮，聞監察御史嘉興陸贄名，即位，召為翰林學士，數問以得失。時兩河用兵久不決，賦役日滋，贄以兵窮民困，恐別生內變，乃上奏，其略曰：「克敵之要，在乎將得其人；馭將之方，在乎操得其柄。將非其人者，兵雖眾不足恃；操失其柄者，將雖材不為用。」又曰：「將不能使兵，國不能馭將，非止費財玩寇之弊，亦有不戢自焚之災。」又曰：「今兩河、淮西為叛亂之帥者，獨四五凶人而已。尚恐其中或傍遭詿誤，內蓄危疑。蒼黃失圖，勢不得止。況其餘眾，蓋並脅從，苟知全生，豈願為惡！」又曰：「無紓目前之虞，或興意外之患。人者，邦之本也。財者，人之心也。其心傷則其本傷，其本傷則枝幹顛瘁矣。」又曰：「人搖不寧，事變難測，是以兵貴拙速，不尚巧遲。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，則救之所為，乃禍之所起也。」又論關中形勢，以為：「王者蓄威以昭德，偏廢則危；居重以馭輕，倒持則悖。王畿者，四方之本也。太宗列置府兵，分隸禁衛，大凡諸府八百餘所，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。舉天下不敵關中之半，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。承平漸久，武備浸微，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。故祿山竊倒持之柄，乘外重之資，一舉滔天，兩京不守。尚賴西邊有兵，諸牧有馬，每州有糧，故肅宗得以中興。乾元之後，繼有外虞，悉師東討，邊備既弛，禁戒亦空，吐蕃乘虛，深入為寇，故先皇帝莫與為御，避之東遊。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，忘深根固柢之慮。內寇則汧、函失險，外侵則汧、渭為戎。於斯之時，雖有四方之師，寧救一朝之患，陛下追想及此，豈不為之寒心哉！今朔方、太原之眾，遠在山東；神策六軍之兵，繼出關外。儻有賊臣啖寇，黠虜覘邊，伺隙乘虛，微犯亭障，此愚臣所竊憂也。未審陛下其何以御之！側聞伐叛之初，議者多易其事，僉謂有征無戰，役不逾時，計兵未甚多，度費未甚廣，於事為無擾，於人為不勞；曾不料兵連禍拏，變故難測，日引月長，漸乖始圖。往歲為天下所患，鹹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，李正己、李寶臣、梁崇義、田悅是也。往歲謂國家所信，鹹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，朱滔、李希烈是也。既而正己死，李納繼之；寶臣死，惟岳繼之；崇義卒，希烈叛；惟岳戮，朱滔攜。然則往歲之所患者，四去其三矣，而患竟不衰；往歲之所信者，今則自叛矣，而餘又難保。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，任事之濟否在人。勢苟安，

則異類同心也；勢苟危，則舟中敵國也。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，惟新令圖，修偏廢這柄以靖人，復倒持之權以固國！而乃孜孜汲汲，報思勞神，徇無已之求，望難必之效乎！今關輔之間，征發已甚，宮苑之內，備衛不全。萬一將帥之中，又如朱滔、希烈，或負固邊壘，誘致豺狼，或竊發郊畿，驚犯城闕，此亦愚臣所竊為憂者也，夫審陛下復何以備之！陛下儻過聽愚計，所遣神策六軍李晟等及節將子弟，悉可追還。明敕涇、隴、邠，寧，但令嚴備封守，仍雲更不征發，使知各保安居。又降德音，罷京城及畿縣間架等雜稅，則冀已輸者弭怨，見處者獲寧，人心不搖，邦本自固。」上不能用。

壬戌，以汴西運使崔縱兼魏州四節度都糧料使。縱，渙之子也。

九月，丙戌，神策將劉德言、宣武將唐漢臣與淮寧將李克誠戰，敗於滻澗。時李勉遣漢臣將兵萬人救襄城，上遣德信帥諸將家應募者三千人助之。勉奏：「李希烈精兵皆在襄城，許州空虛，若襲許州，則襄城圍自解。」遣二蔣趣許州，未至數十里，上遣中使責其違詔，二將狼狽而返，無復斥候。克誠伏兵邀之，殺傷大半。漢臣奔大梁，德信奔汝州。希烈遊兵剽掠至伊闕。勉復遣其將李堅帥四千人助守東都，希烈以兵絕其後，堅軍不得還。汴軍由是不振，襄城益危。

上以諸軍討淮寧者不相統壹，庚子，以舒王謨為荊襄等道行營都元帥，更名誼。以戶部尚書蕭復為長史，右庶子孔巢父為左司馬，諫議大夫樊澤為右司馬，自餘將佐皆選中外之望。未行，會涇師作亂而止。復，嵩之也；巢父，孔子三十七世孫也。

上發涇原等諸道兵救襄城。冬，十月，丙午，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。軍士冒雨，寒甚，多攜子弟而來，冀得厚賜遺其家，既至，一無所賜。丁未，發至滻水，詔京兆尹王滻犒師，惟糲食菜啖。眾怒，蹴而覆之，因揚言曰：「吾輩將死於敵，而食且不飽，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！聞瓊林、大盈二庫，金帛盈溢，不如相與取之。」乃擐甲張旗鼓噪，還趣京城。令言入辭，尚在禁中，聞之，馳至長樂阪，遇之。軍士射令言，令言抱馬鬣突入亂兵，呼曰：「諸君失計！東征立功，何患不富貴，乃為族滅之計乎！」軍士不聽，以兵擁令言而西。上遽命賜帛，人二匹。眾益怒，射中使。又命中使宣慰，賊已至通化門外，中使出門，賊殺之。又命出金帛二十車賜之。賊已入城，喧聲浩浩，不復可遏。百姓狼狽駭走，賊大呼告之曰：「汝曹勿恐，不奪汝商貨儥質矣！不稅汝間架陌錢矣！」上遣普王誼、翰林學士姜公輔出慰諭之。賊已陳於丹鳳門外，小民聚觀者以萬計。

初，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，東征死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，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，名在軍籍受給賜，而身居市廛為販鬻。司農卿段秀實上言：「禁兵不精，其數全少，卒有患難，將何待之！」不聽。至是，上召禁兵以御賊，竟無一人至者。賊已斬關而入，上乃與王貴妃、韋淑妃、太子、諸王、唐安公主自苑北門出，王貴妃以傳國寶系衣中以從。後宮諸王、公主不及從者什七八。

初，魚朝恩既誅，宦官不復典兵，有竇文場、霍仙鳴者，嘗事上於東宮，至是，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，使普王誼前驅，太子執兵以殿。司農卿郭曙以部曲數十人獵苑中，聞蹕，謁道左，遂以其眾從。曙，曖之弟也。右龍武軍使令狐建方教射於軍中，聞之，帥麾下四百人從，乃使建居後為殿。

姜公輔叩馬言曰：「朱泚嘗為涇帥，坐弟滔之故，廢處京師，心嘗怏怏。臣嘗謂陛下既不能推心待之，則不如殺之，毋貽後患。今亂兵若奉以為主，則難制矣。請召使從行。」上倉猝不暇用其言，曰：「無及矣！」遂行。夜至咸陽，飯數匕而過。時事出非意，群臣皆不知乘輿所之。盧杞、關播逾中書垣而出。白志貞、王翊及御史大夫於頔、中丞劉從一、戶部侍郎趙贊、翰林學士陸贄、吳通微等追及上於咸陽。頔，□之從父兄弟；從一，齊賢之從孫也。

賊入宮，登含元殿，大呼曰：「天子已出，宜人自求富！」遂歡噪，爭入府庫，運金帛，極力而止。小民因之，亦入宮盜庫物，出而復入，通夕不已。其不能入者，剽奪於路。諸坊居民各相帥自守。姚令言與亂兵謀曰：「今眾無主，不能持久，朱太尉閒居私第，請相與奉之。」眾許諾。乃遣數百騎迎泚於晉昌裡第。夜半，泚按轡列炬，傳呼入宮，居含元殿，設警嚴，自稱權知六軍。戊申旦，泚徙居白華殿，出榜於外，稱：「涇原將士久處邊陲，不閒朝禮，輒入宮闕，致驚乘輿，西出巡幸。太尉已權臨六軍，應神策等軍士及文武百官凡有祿食者，悉詣行在。不能往者，即詣本司。若出三日，檢勘彼此無名者，皆斬！」於是百官出見泚。或勸迎乘輿，泚不悅，百官稍稍遁去。

源休以使回紇還，賞薄，怨朝廷，入見泚，屏人密語移時，為泚陳成敗，引符命，勸之僭逆。泚喜，然猶未決。宿衛諸軍舉白幡降者，列於闕前甚眾。泚夜於苑門出兵，旦自通化門入，駱驛不絕，張弓露刃，欲以威眾。

上思桑道茂之言，自咸陽幸奉天。縣僚聞車駕猝至，欲逃匿山谷，主簿蘇弁止之。弁，良嗣之兄孫也。文武之臣稍稍繼至。己酉，左金吾大將軍渾瑊至奉天。瑊素有威望，眾

心恃之稍安。

庚戌，源休勸朱泚禁十城門，毋得出朝士，朝士往往易服為傭僕潛出。休又為泚說誘文武之士，使之附泚。檢校司空、同平章事李忠臣久失兵柄，太僕卿張光晟自負其才，皆鬱鬱不得志，泚悉起而用之。工部侍郎蔣鎮出亡，墜馬傷足，為泚所得。先是，休以才能，光晟以節義，鎮以清素，都官員外郎彭偃以文學，太常卿敬釭以勇略，皆為時人所重，至是皆為泚用。

鳳翔、涇原將張廷芝、段誠諫將數千人救襄城，未出潼關，聞朱泚據長安，殺其大將隴右兵馬使戴蘭，潰歸於泚。泚於是自謂眾心所歸，反謀遂定，以源休為京兆尹、判度支，李忠臣為皇城使。百司供億，六軍宿門，鹹擬乘輿。

辛亥，以渾瑊為京畿、渭北節度使，行在都虞候白志貞為都知兵馬使，令狐建為中軍鼓角使，以神策都虞候侯仲莊為左衛將軍兼奉天防城使。

朱泚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，意其必怏怏，遣數十騎召之。秀實閉門拒之，騎士逾垣入，劫之以兵。秀實自度不免，乃謂子弟曰：「國家有患，吾於何避之，當以死徇社稷；汝曹宜人自求生。」乃往見泚。泚喜曰：「段公來，吾事濟矣。」延坐問計。秀實說之曰：「公本以忠義著聞天下，今涇軍以犒賜不豐，遽有披猖，使乘輿播越。夫犒賜不豐，有司之過也，天子安得知之！公宜以此開諭將士，示以禍福，奉迎乘輿，復歸宮闕，此莫大之功也！」泚默然不悅，然以秀實與己皆為朝廷所廢，遂推心委之。左驍衛將軍劉海濱、涇原都虞候何明禮、孔目官岐靈岳，皆秀實素所厚也，秀實密與之謀誅泚，迎乘輿。

上初至奉天，詔征近道兵入援。有上言：「朱泚為亂兵所立，且來攻城，宜早修守備。」盧杞切齒言曰：「朱泚忠貞，群臣莫及，奈何言其從亂，傷大臣心！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。」上亦以為然。又聞群臣勸泚奉迎，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。姜公輔諫曰：「今宿衛單寡，防慮不可不深，若泚竭忠奉迎，何憚於兵多；如其不然，有備無患。」上乃悉召援兵入城。盧杞及白志貞言於上曰：「臣觀朱泚心跡，必不至為逆，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。」上以問從臣皆畏憚，莫敢行。金吾將軍吳溆獨請行，上悅。溆退而告人曰：「食其祿而違其難，何以為臣！吾幸托肺附，非不知往必死，但舉朝無蹈難之臣，使聖情慊慊耳！」遂奉詔詣泚。泚反謀已決，雖陽為受命，館溆於客省，尋殺之。溆，湊之兄也。

泚遣涇原兵馬使韓旻將銳兵三千，聲言迎大駕，實襲奉天。時奉天守備單弱，段秀實謂岐靈岳曰：「事急矣！」使靈岳詐為姚令言符，令旻且還，當與大軍俱發。竊令言印未至，秀實倒用司農印印符，募善走者追之。旻至駱驛，得符而還。秀實謂同謀曰：「旻來，吾屬無類矣！我當直搏泚殺之，不克則死，終不能為之臣也！」乃令劉海賓、何明禮陰結軍中之士，欲使應之於外。旻兵至，泚、令言大驚。岐靈岳獨承其罪而死，不以及秀實等。

是日，泚召李忠臣、源休、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。秀實勃然起，奪休象笏，前唾泚面，大罵曰：「狂賊！吾恨不斬汝萬段，豈從汝反邪！」因以笏擊泚，泚舉手扞之，才中其額，濺血灑地。泚與秀實相搏怃怃，左右猝愕，不知所為。海賓不敢進，乘亂而逸。忠臣前助泚，泚得匍匐脫走。秀實知事不成，謂泚黨曰：「我不同汝反，何不殺我！」眾爭前殺之。泚一手承血，一手止其眾曰：「義士也，勿殺。」秀實已死，泚哭之甚哀，以三品禮葬之，海賓縗服而逃，後二日，捕得，殺之。亦不引何明禮。明禮從泚攻奉天，復謀殺泚，亦死。上聞秀實死，恨委用不至，涕泗久之。

壬子，以少府監李昌巎為京畿、渭南節度使。

鳳翔節度使、同平章事張鎰，性儒緩，好修飾邊幅，不習軍事，聞上在奉天，欲迎大駕，具服用貨財，獻於行在。後營將李楚琳，為人剽悍，軍中畏之，嘗事朱泚，為泚所厚。行軍司馬齊映與同幕齊抗言於鎰曰：「不去楚琳，必為亂首。」鎰命楚琳出屯隴州。楚琳托事不時發。鎰方以迎駕為憂，謂楚琳已去矣。楚琳夜與其黨作亂，鎰縋城而走，賊追及，殺之，判官王沼等皆死。映自水竇出，抗為傭保負荷而逃，皆免。

始，上以奉天迫隘，欲幸鳳翔。戶部尚書蕭復聞之，遽請見曰：「陛下大誤，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，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。臣尚憂張鎰不能久，豈得以鑾輿蹈不測之淵乎！」上曰：「吾行計已決，試為卿留一日。」明日，聞鳳翔亂，乃止。

齊映、齊抗皆詣奉天，以映為御史中丞，抗為侍御史。楚琳自為節度使，降於朱泚。隴州刺史郝通奔於楚琳。

商州團練兵殺其刺史謝良輔。

朱泚自白華殿入宣政殿，自稱大秦皇帝，改元應天。癸丑，泚以姚令言為侍中、關內元帥，李忠臣為司空兼侍中，源休為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、判度支，蔣鎮為吏部侍郎，樊系為禮部侍郎，彭偃為中書舍人，自餘張光晟等各拜官有差。立弟滔為皇大弟。姚令言與源休共掌朝政，凡泚之謀畫、遷除、軍旅、資糧，皆稟示休。休勸泚誅翦宗室在京城者以絕人望，殺郡王、王子、王孫凡七十七人。尋又以蔣鎮為門下侍郎，李子平為諫議大夫，並同平章事。鎮憂懼，每懷刀欲自殺，又欲亡竄，然性怯，竟不果。源休勸泚誅朝士之竄匿者以脅其餘，鎮力救之，賴以全者甚眾。樊系為泚撰冊文，既成，仰藥而死。大理卿膠水蔣沇詣行在，為賊所得，逼以官，沇絕食稱病，潛竄得免。

哥舒曜食盡，棄襄城奔洛陽。李希烈陷襄城。

右龍武將軍李觀將衛兵千餘人從上於奉天，上委之召募，數日，得五千餘人，列之通衢，旗鼓嚴整，城人為之增氣。

姚令言之東出也，以兵馬使京兆馮河清為涇原留後，判官河中姚況知涇州事。河清、況聞上幸奉天，集將士大哭，激以忠義，發甲兵、器械百餘車，通夕輸行在。城中方苦無甲兵，得之，士氣大振。詔以河清為四鎮、北庭行營、涇原節度使，況為行軍司馬。

上至奉天數日，右僕射、同平章事崔寧始至，上喜甚，撫勞有加。寧退，謂所親曰：「主上聰明英武，從善如流，但為盧杞所惑，以至於此！」因潸然出涕。杞聞之，與王翃謀陷之。翃言於上曰：「臣與寧俱出京城，寧數下馬便液，久之不至，有顧望意。」會朱泚下詔，以左丞柳渾同平章事，寧為中書令。渾，襄陽人也，時亡在山谷。翃使盩厔尉康湛詐為寧遺朱泚書，獻之。杞因譖寧與朱泚結盟，約為內應，故獨後至。乙卯，上遣中使引寧就幕下，雲宣密旨，二力士自後縊殺之，中外皆稱其冤。上聞之，乃赦其家。

朱泚遣使遺朱滔書，稱：「三秦之地，指日克平；大河之北，委卿除殄，當與卿會於洛陽。」滔得書，西向舞蹈宣示軍府，移牒諸道，以自誇大。

上遣中使告難於魏縣行營，諸將相與慟哭。李懷光帥眾赴長安，馬燧、李艽各引兵歸鎮，李抱真退屯臨洺。

丁巳，以戶部尚書蕭復為吏部尚書，吏部郎中劉從一為刑部侍郎，翰林學士姜公輔為諫議大夫，並同平章事。

朱泚自將逼奉天，軍勢甚盛。以姚令言為元帥，張光晟副之，以李忠臣為京兆尹、皇城留守，仇敬忠為同、華等州節度使、拓東王，以扞關東之師，李日月為西道先鋒經略使。

邠寧留後韓游瑰，慶州刺史論惟明，監軍翟文秀，受詔將兵三千拒泚於便橋，與泚遇於醴泉。游瑰欲還趣奉天，文秀曰：「我向奉天，賊亦隨至，是引賊以迫天子也。不若留壁於此，賊必不敢越我向奉天。若不顧而過，則與奉天夾攻之。」游瑰曰：「賊強我弱，若賊分軍以綴我，直趣奉天，奉天兵亦弱，何夾攻之有！我今急趣奉天，所以衛天子也。且吾士卒饑寒而賊多財，彼以利誘吾卒，吾不能禁也。」遂引兵入奉天，泚亦隨至。官軍出戰，不利，泚兵爭門，欲入。渾瑊與游瑰血戰竟日。門內有草車數乘，瑊使虞候高固帥甲士以長刀斫賊，皆一當百，曳車塞門，縱火焚之。眾軍乘火擊賊，賊乃退。會夜，泚營於城東三里，擊柝張火，佈滿原野，使西明寺僧法堅造攻具，毀佛寺以為梯沖。韓游瑰曰：「寺材皆乾薪，但具火以待之。」固，侃之玄孫也。泚自是日來攻城，瑊、游瑰等晝夜力戰。幽州兵救襄城者聞泚反，突入潼關，歸泚於奉天，普潤戍卒亦歸之，有眾數萬。

上與陸贄語及亂故，深自克責。贄曰：「致今日之患，皆群臣之罪也。」上曰：「此亦天命，非由人事。」贄退，上疏，以為：「陛下志壹區宇，四征不庭，凶渠稽誅，逆將繼亂，兵連禍結，行及三年，征師日滋，賦斂日重，內自京邑，外洎邊陲，行者有鋒刃之憂，居者有誅求之困。是以叛亂繼起，怨讟並興，非常之虞，億兆同慮，唯陛下穆然凝邃，獨不得聞，至使凶卒鼓行，白晝犯闕，豈不以乘我間隙，因人攜離哉！陛下有股肱之臣，有耳目之任，有諫諍之列，有備衛之司，見危不能竭其誠，臨難不能效其死。臣所謂致今日之患，群臣之罪者，豈徒言歟！聖旨又以國家興衰，皆有天命。臣聞天所視聽，皆因於人。故祖伊責紂之辭曰：『我生不有命在天！』武王數紂之罪曰：『乃曰吾有命，罔懲其侮。』此又舍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！《易》曰：『視履考祥。』又曰：『吉凶者，失得之象。』此乃天命由人，其義明矣。然則聖哲之意，《六經》會通，皆謂禍福由人，不言盛衰有命。蓋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，未之有也；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，亦未之有也。自頃征討頗頻，刑網稍密，物力耗竭，人心驚疑，如居風濤，洶洶靡定。上自朝列，下達蒸黎，日夕族黨聚謀，鹹憂必有變故，旋屬涇原叛卒，果如眾庶所虞。京師之人，動逾億計，固非悉知算術，皆曉占書，則明致寇之由，未必盡關天命。臣聞理或生亂，亂或資理，有以無難而失守，有因多難而興邦。今生亂失守之事，則既往不可復追矣；其資理興邦之業，在陛下克勵而謹修之。何憂乎亂人，何畏乎厄運！勤勵不息，足致昇平，豈止蕩滌祆氛，旋復宮闕而已！」

田悅說王武俊，使與馬寔共擊李抱真於臨洺，抱真復遣賈林說武俊曰：「臨洺兵精而有備，未易輕也。今戰勝得地，則利歸魏博；不勝，則恆冀大傷。易、定、滄、趙，皆大夫之故地也，不如先取之。」武俊乃辭悅，與馬寔北歸，壬戌，悅送武俊於館陶，執手泣別，下至將士，贈遺甚厚。

先是，武俊召回紇兵，使絕李懷光等糧道，懷光等已西去，而回紇達干將回紇千人、雜虜二千人適至幽州北境。朱滔因說之，欲與俱詣河南取東都，應接朱泚，許以河南子女、金帛賂之。滔娶回紇女為側室，回紇謂之朱郎，且利其俘掠，許之。

賈林復說武俊曰：「自古國家有患，未必不因之更興。況主上九葉天子，聰明英武，天下誰肯捨之共事朱泚乎！滔自為盟主以來，輕蔑同列，河朔古無冀國，冀乃大夫之封域也。今滔稱冀王，又西倚其兄，北引回紇，其志欲盡吞河朔而王之，大夫雖欲為之臣，不可得矣。且大夫雄勇善戰，非滔之比。又本以忠義手誅叛臣，當時宰相處置失宜，為滔所誑誘，故蹉跌至此，不若與昭義並力取滔，其勢必獲。滔既亡，則泚自破矣。此不世之功，轉禍為福之道也。今諸道輻湊攻泚，不日當平。天下已定，大夫乃悔而歸國，則已晚矣！」時武俊已與滔有隙，因攘袂作色曰：「二百年天子吾不能臣，豈能臣此田舍兒乎！」遂密與抱真及馬燧相結，約為兄弟。然猶外事滔，禮甚謹，與田悅各遣使見滔於河間，賀朱泚稱尊號，且請馬寔之兵共攻康日知於趙州。

汝、鄭應援使劉德信將子弟軍在汝州，聞難，引兵入援，與泚眾戰於見子陵，破之。以東渭橋有轉輸積粟，癸亥，進屯東渭橋。

朱泚夜攻奉天東、西、南三面。甲子，渾瑊力戰卻之。左龍武大將軍呂希倩戰死。乙丑，泚復攻城，將軍高重捷與泚將李日月戰於梁山之隅，破之。乘勝逐北，身先士卒，賊伏兵擒之。其麾下十餘人奮不顧死，追奪之。賊不能拒，乃斬其首，棄其身而去。麾下收之入城，上親撫而哭之盡哀，結莆為首而葬之，贈司空。朱泚見其首，亦哭之曰：「忠臣也！」束蒲為身而葬之。李日月，泚之驍將也，戰死於奉天城下。泚歸其屍於長安，厚葬之。其母竟不哭，罵曰：「奚奴！國家何負於汝而反？死已晚矣！」及泚敗，賊黨皆族誅，獨日月之母不坐。

己巳，加渾瑊京畿、渭南、北、金商節度使。

壬申，王武俊與馬寔至趙州城下。

初，朱泚鎮鳳翔，遣其將牛雲光將幽州兵五百人戍隴州，以隴右營田判官韋皋領隴右留後。及郝通奔鳳翔，牛雲光詐疾，欲俟皋至，伏兵執之以應泚，事洩，帥其眾奔泚。至汧陽，遇泚遣中使蘇玉繼詔書加皋中丞，玉說雲光曰：「韋皋，書生也。君不如與我俱之隴州，皋幸而受命，乃吾人也。不受命，君以兵誅之，如取孤犬屯耳！」雲光從之。皋從城上問雲光曰：「鄜者不告而行，今而復來，何也？」雲光曰：「鄜者未知公心，今公有新命，故復來，願托腹心。」皋乃先納蘇玉，受其詔書，謂雲光曰：「大使苟無異心，請悉納甲兵，使城中無疑，眾乃可入。」雲光以皋書生，易之，乃悉以甲兵輸之而入。明日，皋宴玉、雲光及其卒於郡捨，伏甲誅之。築壇，盟將士曰：「李楚琳賊虐本使，既不事上，安能恤下，宜相與討與！」遣兄平、弇詣奉天，復遣使求援於吐蕃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